

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1]

陈胜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伦福儒与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是欧美最流行的考古学教材。和其他同类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内容精到、语言流畅、编辑细致周到。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近似于一册豪华的考古学入门指南，而非一本精要的教材。其潜在的立场是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的，采用的也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无疑这和它所介绍的后过程的理论与方法是有矛盾的。经由数名考古学者的推荐，这本教材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翻译的队伍基本是一时之选，他们的工作终将影响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最后，本文订正了若干误译概念。

关键词: 考古学教材；翻译；伦福儒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本书怎么样，拿同类的书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伦福儒和巴恩的著作并不是最早的，更不是惟一的。流行的考古学教材中，Fagan 著作的 *Archae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迄今已经出到了第九版（2005 年）^[2]，Thomas 所著的教材到 1989 年已经出到第二版了。伦福儒和巴恩的书 1991 年才出第一版，但是它后来居上，很快成了英美最流行的考古学教材，到 2004 已经是第四版了。它的出版对写考古学教材的考古学家压力不小，以至于 Thomas 要和 Kelly 联手在 2006 年推出第三版^[3]。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似乎也引起的考古学教材的出版热潮，最近几年推出的教材还有 Price 的 *Principle of Archaeology* (2005)^[4]，Sutton 和 Yohe 合著的 *Archaeology: the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 (2005 年第二版)^[5]，Sharer 和 Ashmore 合著的 *Archaeology: Discovering Our Past* (2002 年第三版)^[6]。此外，Greene (2002 第四版)^[7]和 Gamble (2004)^[8]还各自推出了相对简明的版本，考古学教材的市场竞争可谓激烈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伦福儒和巴恩的著作无疑是胜利者，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让读者选择它呢？好书无一例外的原因是作者优秀。伦福儒可以说是英国在全世界最有声望的考古学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是英国“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伦福儒比宾福德倡导的正统“新考古学”走得更远，当许多学者批判“新考古学”忽视人类的社会与精神文化领域的时候，伦福儒首先提出了“社会考古学 (Social Archaeology)”这个概念，后来他又倡导建立“认知考古学 (Cognitive Archaeology)”，他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成就斐然，他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而巴恩是有名的考古作家，目前国内已经翻译了他所著的《考古学入门》、《考古的故事》、《剑桥插图史前艺术》，以及他所主编的《剑桥插图考古学史》。他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善于写流行的著作。他们两人的合作不仅仅是强强联手，而且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这本教材好就好在它眼光独到、精深，能够把握这门学科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近的发展，它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践，它都能够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与范例。伦福儒横跨欧洲大陆与北美两个考古学传统，兼收并蓄，左右逢源；他更兼有深入的研究实践，所以选择的内容精要。全书以一个内在的逻辑来统摄，即科学研究六个 W 的问题 (what、

when、where、who、how、why), 层次递进。本书的易读性也受到广泛的赞誉, 清楚简明, 读起来妙处横生, 非常吸引人。正文之外, 还有图文框, 点面结合, 重点突出。当然这还谈不上是本书的特色, 因为现在好多教材都运用这一点。Sutton 和 Yohe 的教材在每一章文后还点明重要的概念与地名、人名。Fagan、Thomas 和 Kelly 的教材还有大量网上资料来支持。本书的编辑特色首先就是它丰富而精要的插图, 这些插图都经过研究者的提炼, 内容简明扼要, 不是简单罗列彩色照片就可以比拟的。书中附录的注释也非常有特色, 它按照关键词列出相应的参考文献, 非常便于学生进一步深入阅读。许多教材不过是罗列巨量的参考文献, 没有像此书一样为读者着想。它服务的读者不仅仅可以包括初学者、门外汉, 还可以包括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人。

如果我们联系西方考古学的出版现状来看, 这本书实际上并不像是一本教材, 而是一本经典的考古学入门指南。皇皇 640 页的巨册, 很少有学生能够通读, 更何况刚入大学不久, 同时在上四五门以上课程的本科生, 哪里有足够的通读此书。对于“考古学概论”或“考古学原理”这类课程而言, 学生需要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方法与原理。真正理想的教材应该简明、精要、系统、图文并茂、便于深入(有文献导读、索引等)、还应该价格便宜。也许伦福儒和巴恩先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又出版了本书的精要版(2007 年版)^[9]和 *Archaeology: Key Concepts* (2005 年版)^[10]一书。尤其是后者, 特别值得向国内的读者推荐, 它系统地解释了西方考古学中关键概念, 每个概念的解释者大多是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至少是主要的研究者, 权威性不容置疑。比如对 Agency, Habitus 这类让中国考古学家头痛的概念都进行了细致的解释。这两本书和《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 所以本书作为考古学经典教材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不过对于读者而言, 当然要明白这只是一本指南, 而不是深入的著作; 要深入的话, 还需要其他专门的著作, 相关的出版物已经汗牛充栋了。反过来说, 本书对于初入门的读者来说, 程度偏深, 有点像微软公司卖给大家的软件, 百分之九十五的功能您可能都用不上, 但是都给您预备着。而对于深入的读者, 这样的指南又不够系统。当然无论如何, 配备这样一本豪华经典的入门著作, 没有人会嫌多余的, 出版商就更不会了。

从根本上来说, 伦福儒是属于过程考古学派的考古学家, 尽管许多时候他力图站在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中间, 不偏不倚, 或者说试图自创门派, 倡导“社会考古学”与“认知考古学”, 但是他的基本方法和过程考古学是一致的, 承认考古学材料的客观性, 强调通过考古材料来证明观点, 所以其基本的方法还是实证的。这个潜在的立场或者说假设有必要指出来。作为一名过程考古学家, 他尽可能的采取兼容的立场, 吸纳后过程考古学的内容, 对于其中矛盾的部分加以模糊(比如说, 后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材料不是客观的, 是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文本”; 考古学也不以了解过去为目的, 而是要服务现在)。这很显然不是伦福儒能够接受的, 他采用的还是过程考古学的立场, 所以他对后过程考古学的吸纳还是介绍性的, 他不可能无限地包容。

本书在西方作为考古学教材也许说不上十全十美, 不过翻译到中国来, 倒是不二的选择。它特别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从未系统介绍过西方考古学。此书更兼有欧洲、北美考古学之长, 而且是西方最流行的考古学教材, 翻译此书只能说再合适不过了。按中文版出版说明中指出“从 2000 年陈淳、沈辰、王幼平、吴小红、杨建华、陈星灿诸先生先后建议本社, 希望翻译出版本书……”, 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选择的译者都是精兵强将, 皆是一时之选, 组织海内外中国考古学人, 同襄译事, 可谓盛况空前。而润笔之费菲薄, 译作往往又在研究成果的评估中被轻视, 译者几乎是不计名利, 纯粹是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工作, 奉献精神令人感佩。然而, 最后译者的署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让人茫然, 仿佛时空倒置, 又回到了二三十年前。

翻译的格式非常让人欣赏，原书的页码得到保留，加注在正文边侧，非常便于检索；英文地名、作者名一般不译，避免混乱；保留原书编排格式，甚至是图形的位置，可谓忠实于原著了！而且更正了若干原书编辑上的错误，工作若不细致是决不能做到的。当然，译作的编辑上也有不足，中文版保留了原书页码，却没有加上原书的索引，也没有提及删除的原因，令人费解。

译事之难非亲身为之是不能体验的，而指出翻译的失误则要容易得多。翻译涉及到对原意的理解与用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其间有所差异在所难免，但是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则不能不推敲，否则会造成全文的歧义。有些词中文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就必须重新组词，比如说将 Band 翻译成“游群”就非常好；而有些词其他学科已有固定的译名，我们不需要重新创造，比如说 Matrix，地质学中一直译为“基质”，译为“填质”就不大合适了；再有 Idealist Explanation 是“唯心主义的解释”而非“理想主义论”；Positive Feedback 是“正反馈”而非“积极反馈”；Negative Feedback 是“负反馈”而非“消极反馈”；Homostasis 是“稳态”而非“同态”；Synostosis 实际是“骨骺愈合”而非“骨性结合”；Self-organization 是“自组织”而非“自我组织”；Scientism 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至上主义”；Probabilistic sampling 是“概率抽样”而非“可能性抽样”；Non-probabilistic sampling 自然也就是“非概率抽样”而非“非可能性抽样”了。还有些译名涉及到翻译准确度的问题，比如说 Monocausal explanation 译成“单因解释”，要好于“一元论”，因为后者在哲学上已是专有名词，意思不同如此；Context 译成“共存关系”更合适些，而非“共存单位”；Midden 就是垃圾堆，翻译成“文化堆积”就太宽了，产生垃圾本身就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NISP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s) 是“可鉴定标本数量”而非“可鉴定种类数量”；Polity 译为“政体”让人误解，还不如说就是“政治单位”或者说“政治体”，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政体”在现代社会中所指代的内容。当然瑕不掩瑜，我们当然希望所有译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上的词碰巧为我所了解，在此指出来，也算是一点补充了。

最后要说的是中文版也继承了英文版的昂贵之弊，富裕如欧美诸国的学生，也是被价格不菲的教材压得喘不过气来，学生抱怨之声是不绝入耳。中文版 168 元吉利的价格显然也不是中国的穷学生能够享受的。

参考文献

- [1]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2] Fagan BM. Archae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 9th Edition[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5.
- [3] Thomas DH, Kelly R. Archaeology: Down to the Earth, 4rd Edition[M]. Stamford: Wadsworth, 2005.
- [4] Price TD. Principle of Archaeology[M].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 [5] Sutton MQ, Yohe RM. Archaeology: the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 2nd Edition[M]. Boston: Allyn & Bacon, 2005.
- [6] Sharer RJ, Ashmore W. Archaeology: Discovering Our Past, 3rd Edition[M].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 [7] Greene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4th Edition[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 [8] Gamble C. Archaeology: the Bas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9] Renfrew C, Bahn P. Archaeology Essentials: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Abridged Edition[M]. London: Thomas & Hudson, 2007.
- [10] Renfrew C, Bahn P, eds. Archaeology: Key Concept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Book Review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3rd Edition by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Abstract: Renfrew and Bahn contribute a classic text to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Comparing with several other texts,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recognize its advantages such as excellent insight, beautiful writing as well as perfect editing. However, this book must be regarded more as an extravagant guide to archaeology instead of a real text. Its processual and positivist perspective show some contradict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post-processual views. After recommended by several Chinese excellent archaeologists, in the end, this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The translation to Chinese will no doub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future, since this kind of work had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 organizer of this work invited best Chinese translators who knew well both western archaeology and English in the world. In the review, some mistakes in translation are rectified as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work.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Text; Translation; Renfrew